

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与美国关系

何志龙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叙利亚与美国关系长期冷淡，海湾战争后叙美关系得到较大改善；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主义战争中，叙美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和由谁主导反恐斗争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但在美国的压力下给予了一定合作；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结束了“叙黎特殊关系”，叙利亚处境较为孤立；未来叙美关系仍将在合作中存在根本性分歧，但继续保持合作。

关键词 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 美国 分歧 合作

作者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710069）。

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全球展开反恐战争，在对外事务上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叙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叙美在反恐中的合作与分歧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即致电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慰问，支持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斗争。美国对叙利亚在反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和叙其他高级官员公开谴责了九一一事件。叙利亚政府还同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合作，对‘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¹ 叙利亚政府多次向美国保证，叙利亚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叙境内美国公民和设施不受恐怖主义袭击。在威胁升级时，叙利亚加强了警方对美国大使馆的保护。在过去5年间，叙利亚没有出现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主义行动。叙利亚政府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政府在有关方面进行了重要合作。叙利亚也阻止包括新闻媒体和清真寺在内的任何地方出现公开支持‘基地’组织的苗头。”尽管如此，美国仍把叙利亚划在全球7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列，受到美国政府的4类主要制裁。^④

叙美在反恐怖主义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¹ 美国国务院：《2002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

^④ 美国国务院：《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规定：“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所面临的后果：某些国家被确定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即某国被列入‘恐怖主义名单’），将受到美国政府的4类主要制裁：（1）禁止同武器有关的出口和销售；（2）管制两用物品出口，对可能极大地加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军事能力，或支持恐怖主义能力的商品，或服务的出口必须提前30天通知国会；（3）禁止提供经济援助；（4）施加各种金融和其他限制。”

首先, 谁来界定恐怖主义。 美国政府自 1983 年以来一直选用《美国法典》第二十二篇第 2 656 (第四) 节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 即“恐怖主义”指由亚国家组织或秘密团伙人员对非作战目标采取有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动, 通常意图以此对某些方面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土的恐怖主义。¹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当天, 美国总统布什称恐怖主义已经向美国宣战, 美国将发动全球反恐战争, 其后美国相继公布了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制定了制裁措施, 确定了军事打击的对象。但叙利亚政府认为, 反对恐怖主义, 首先应该在联合国的主导下, 按照国际法来界定恐怖主义, 应当把恐怖主义与反对外国占领的合法斗争区别开来。^④ 显而易见, 叙利亚认为, 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一切活动, 属于被占领土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合法斗争, 反对美国把巴勒斯坦人的某些激进组织划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作法。而美国认为, “叙利亚政府继续向一些巴勒斯坦组织提供政治和有限的物资支持, 包括允许这些组织在大马士革保留总部或办事处, 其中一些组织从事过恐怖主义活动”。叙美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 反映了各自的切身利益。美国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反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 而叙利亚正是利用这些组织对以色列进行骚扰, 保持对以色列的压力, 按照美国的标准, 叙利亚自然被确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之列。

其次, 谁来主导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作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同时它又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均体现出美国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主导反恐战争的决心。但叙利亚政府认为, 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应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2001 年 10 月 18 日, 叙利亚呼吁, 由联合国根据国际法界定恐怖主义, 并在联合国法规范围内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且强调不应把恐怖主义与反对外国占领的合法斗争混为一体^(四)。随后巴沙尔总统在访问苏丹时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立场。叙利亚担心, 如果由美国主导全球反恐战争, 美国完全根据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确定反恐的目标和打击的对象, 可能造成反恐目标的偏差, 叙利亚因支持某些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而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对象。这种担心并非无道理, 叙利亚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之列,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威胁可能打击叙利亚的言行, 正好说明了其中缘由。此外, 叙利亚认为, 反对恐怖主义是一场运动,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即社会不公现象, 其中包括国家间的弱肉强食, 强国对弱国的占领, 对难民人权的侵犯。叙政府坚持认为, 反对恐怖主义并非战争^{1/2}, 不能滥杀无辜。2001 年 10 月 31 日, 巴沙尔总统在同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谈时曾强调, 叙利亚支持国际合作反对恐怖主义, 但反恐怖不是战争, 不能滥杀无辜, 叙利亚不愿看到任何军事行动给无辜贫民造成伤亡, 而使他们成为惩罚恐怖主义者的牺牲品。^{1/2} 2002 年初, 巴沙尔再次强调, 叙利亚愿与任何国家进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 但美国在对某国动武前, 做出决定的依据应该是证据, 而不应是情报。^{3/4} 叙美在反恐怖主义方面的分歧缘于各自的战略和安全利益。美以结成战略联盟, 在中东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美国出于保护战略盟友以色列的安全, 将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某些激进组织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支持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且制裁某些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但叙利亚一贯认为, 巴勒斯坦人民反以武

¹ 参见美国国务院:《2002 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导言〉》。

^④ 参见《人民日报》, 2001 年 10 月 20 日。

(四) 同上。

^{3/4}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 2003 年 7、8 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题为《战争》的文章认为, “反恐战争不是战争”。罗纳德·布朗斯坦和马克·马泽蒂在 2005 年 8 月 13 日的《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说法不一的战争讯息》的文章认为, 随着伊拉克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和美军伤亡显著增加, 美国政府内部对反对恐怖主义的性质问题也产生分歧,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在内的五角大楼官员希望不再将同恐怖主义的斗争称为“反恐战争”。而布什总统继续坚持反恐的战争性, 在 2005 年 8 月 3 日向保守派议员发表讲话时反复使用“战争”这个词。

^{1/2} 参见《人民日报》, 2001 年 9 月 29 日、11 月 2 日。

^{3/4} 参见《人民日报》, 2002 年 1 月 10 日。

装斗争是合法斗争，不是恐怖主义。因此，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的某些组织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并在叙设有总部或办事处。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抗以的坚定支持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赞扬和支持。但是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支持，也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叙利亚正是通过本国对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支持行动，达到对以色列保持长期的压力，期望在叙以和谈中增加谈判筹码，迫使以色列在归还戈兰高地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支持很有节制，是在美国所能容忍的范围内，所以，尽管美国把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但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叙政府自1986年以来没有同恐怖主义行动有直接牵连”¹。事实上，叙美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既进行合作，也存在分歧，合作中存在根本性分歧，但继续保持合作，而且这种态势还会继续下去。

叙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由，摧毁庇护九一一事件疑犯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便将反恐的目标指向了伊拉克。美国将两伊和朝鲜确定为“邪恶轴心”，认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无赖”政权，且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在美国看来，这样的政权正是美国打击的主要对象。自2002年始，美国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对它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尤其注重获得伊拉克周边国家的支持。作为伊拉克北部邻国的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以反恐为由对伊拉克动武，认为美国所宣称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不足，因为联合国核查小组在伊拉克并没发现这类武器，美国不能仅凭情报而做决定。2003年3月1日，在埃及召开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敦促阿拉伯国家，不要在可能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给美国任何帮助和便利。^④叙利亚极力说服阿拉伯国家阻止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这是由叙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决定的。

首先，从地缘政治而言，叙利亚北接土耳其，南有以色列，东临伊拉克。土耳其不仅是北约成员和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土以两国也有战略合作关系，而叙土关系则长期不合。以色列可以说是叙利亚的“宿敌”，叙以至今尚未实现和平。虽然叙利亚政府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关系并不友好，但在反以方面，叙伊两国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可以说伊拉克是叙利亚抗衡以色列的大后方。如果长期视以色列为中东重要战略盟友的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并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那么，叙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处境将会非常孤立，将成为抗衡以色列的“最后壁垒”，叙利亚深有“唇亡齿寒”之感。

其次，叙利亚认为，美国以反恐为由对伊拉克动武，将开启美国仅凭自己的情报而非证据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先例，叙利亚可能成为伊拉克之后美国军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同时在德、法、俄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反对下，如果能够制止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美国在中东地区要对付的国家首先是伊拉克，其次才可能是叙利亚（也可能是伊朗）。相反，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并按照美国意愿对伊拉克进行改造，叙利亚将上升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枪打的“出头鸟”。

再次，叙利亚深知，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将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最后，树立作为阿拉伯人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和政治代言人的形象，提升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大国，善于在阿以问题上与大国周旋，且长期坚决反对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因而被美国称之为“激进”国家，但却深得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在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叙政府强烈而坚定的立场再次获得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支持，所以当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国民支持政府的立场，政府与民众保持一致。叙政府的立场代表了阿拉伯人的普遍立场，尽管叙政府受到美国的大加指责，却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¹ 参见美国国务院：《2002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

^④ [科威特]沙菲克·加卜拉发：《公开分裂的阿拉伯世界》，载《华盛顿邮报》，2003年3月9日。

美国不顾法、德、俄三国的强烈反对, 绕过联合国,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叙美关系骤然紧张, 相互指责不断升级。2003 年 4 月 1 日, 叙利亚内阁会议认为, 美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非法的”, “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¹ 9 日, 当美英军队攻陷巴格达, 巴格达出现混乱局面时, 叙利亚指责这是美英对伊拉克动武的罪过。^④ 次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进行电话交谈时指出, 伊拉克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是占领军撤出伊拉克。同日, 叙政府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制止美英侵略伊拉克, 使伊拉克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府, 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布什在敦促叙利亚领导人“竭尽全力”封锁边界, 防止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追随者逃逸, 并向美国移交已在叙利亚境内被通缉的伊拉克人的同时, 对叙利亚发出恐吓。4 月 13 日, 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 “我们相信, 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 警告叙利亚“不要庇护任何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军方官员或那些对其任职期间行为负责的人。”并威胁“现在我们在忙伊拉克的事”,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美国的“下一步是有关叙利亚的问题, 我们将期待着它的合作”。^(四) 14 日, 美国白宫发言人称叙利亚是“恐怖主义国家”, 从原来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又有所提升。一贯被认为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较为谨慎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 以惩罚其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和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美国国会两院以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允许阿拉伯激进分子通过叙伊边境前往伊拉克从事恐怖活动为由, 通过《清算叙利亚法案》。美国总统布什置阿盟的不满和强烈要求于不顾, 还是签署实施该法案, 同时要求叙利亚中止对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支持。6 月 19 日凌晨, 美军在叙伊边境袭击怀疑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高官车队的行动中, 与叙利亚边防军交火, 造成 5 名叙士兵受伤的严重事件, 双方关系紧张可见一斑。

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使美国极为愤怒, 但美国对叙利亚如此强硬的指责和威吓却有多方面的战略考虑。首先, 给叙利亚来个敲山震虎, 迫使叙利亚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给予有限合作, 特别是在封锁叙伊边境, 防止萨达姆政权高官通过叙伊边境逃逸。其次, 迫使叙利亚为伊拉克战后实施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创造条件。最后, 为伊拉克战争后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打下基础。美国的不断指责和军事威胁使叙利亚大有顶替伊拉克成为“邪恶轴心”之势。^{1/4}

叙利亚政府深知与美国不合作的严重后果, 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有限合作, 缓和叙美紧张关系。叙政府在否认美国指责的同时, 采取务实外交, 避免陷入孤立。2003 年 4 月 14 日, 叙利亚政府宣布全面关闭叙伊边界, 禁止未获得叙利亚签证的伊拉克人进入叙境内。16 日, 叙政府向安理会提交了关于将中东地区确立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草案, 表明叙利亚永远无意获得和拥有这种武器的立场。20 日, 巴沙尔总统对到访的美国议员表示, 叙利亚不会向任何因战争罪被通缉的伊拉克人提供庇护, 并将驱逐非法进入叙境内的伊拉克人。同日, 布什认为叙利亚的态度是要与美国合作的一个“积极迹象”。5 月 3 日,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叙利亚时, 与巴沙尔总统讨论了叙美关系、伊拉克问题、中东和平进程,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并取得了下列成果: (1) 双方就维护伊拉克的统一和伊拉克未来政府组成方式达成一致, 缓和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双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 (2)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叙利亚表示支持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同时强调该计划不应只限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还应包括解决叙以、黎以争端问题。尽管双方仍有较大分歧, 但紧张的叙美关系有所缓解。但是, 叙利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未改变。8 月 14 日, 巴沙尔总统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坦时说, “叙利亚决不承认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 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 伊拉克事务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

¹ 参见《新华每日电讯》, 2003 年 4 月 2 日。

^④ 参见《人民日报》, 2003 年 4 月 14 日。

^(四) 参见《美国开始提高对叙利亚的调门》, 法新社华盛顿 2003 年 4 月 13 日讯。

^{1/4} [俄罗斯] 弗·杜纳耶夫:《离“邪恶轴心”仅一步之遥》, 载 [俄罗斯]《消息报》, 2003 年 4 月 3 日。

美国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公开向叙利亚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为战后实施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扫除障碍。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是1975年黎内战爆发后，阿盟授权叙利亚派3.5万军事人员，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派兵进驻黎巴嫩的，后来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维和部队相继撤出，只有叙军继续留驻黎巴嫩。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的目的有三：（1）要在叙、黎之间建立并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叙前总统阿萨德曾强调，叙、黎之间“有历史上的不可分割性”，要“通过条约关系的形式”确保叙利亚的影响；（2）叙利亚从本国安全考虑，企图使黎巴嫩成为叙以对抗的缓冲地带，不想使黎巴嫩出现“分治”或“左派掌权”的局面，避免给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口实；（3）利用在黎巴嫩举足轻重的影响，增加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解决被以色列吞并的戈兰高地问题。¹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叙、以军队在黎激烈交战，以色列彻底摧毁了布置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导弹基地，并在黎南部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占为叙军在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理由，也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理解和支持。1989年，在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黎巴嫩各方签订了实现全国和解的《塔伊夫协议》，该协议要求阿拉伯国家监督叙利亚撤军，但未确定具体撤军时间。该协议的突出特点是它确定了“叙黎特殊关系”，且这种关系不断加强，在阿以和谈问题上，叙黎一直立场一致，并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和支持。2000年6月，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后，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失去了“正当理由”，各方要求叙撤军呼声渐高，而美国更是不断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叙尽快从黎撤军。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4月13日，布什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国在中东的“下一步是有关叙利亚的问题。”布什所谓的“有关叙利亚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美国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问题。2003年7月，叙利亚第四次从黎巴嫩部分撤军和重新部署。10月1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对叙利亚的制裁法案，要求叙利亚结束对黎巴嫩的军事占领。2004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访问叙利亚，在与巴沙尔会谈时，要求叙利亚“停止介入黎巴嫩内政”，从黎撤军。鉴于叙美关系紧张，叙利亚对美国向叙提出的撤军要求予以积极回应，2004年9月和12月，叙利亚两度从黎巴嫩部分撤军和重新部署，将驻黎军队减至1.4万人。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为了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相继推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和“大中东民主”计划，但阿拉伯国家对此反应谨慎，尤其是当事国叙利亚认为，“目前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与叙无关”，对该计划中没有涉及要求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问题表示不满。美国企图绕过叙利亚，首先在巴以和谈上取得突破。但令叙利亚始料不及的是，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引起的黎局势的变化，使叙利亚处境尴尬，为美国迫使叙从黎撤军提供了机会。3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要求叙从黎撤军的强烈声明。英、法等西方国家也要求叙利亚尽快撤军。沙特阿拉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积极说服叙领导人，适时撤军，避免事态扩大，使叙陷入孤立和更加危险的境地。同日夜间，巴沙尔总统宣布，叙利亚将分步从黎巴嫩撤军。但在美国步步紧逼下，叙利亚加快了撤军步伐，于5月结束了在黎巴嫩25年的军事存在，从而宣告了叙黎“特殊关系”的终结。叙利亚屈从于美国，从黎巴嫩撤军，对叙利亚影响巨大，将使叙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处在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和以色列的夹击之中；黎巴嫩局势尚不明朗，但可以认为，美国受阿富汗问题和伊拉克问题的困扰，目前全面介入黎巴嫩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由于黎巴嫩特殊的民族、宗教和教派因素，未来建立完全亲美政权的可能性也不大。另外，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对于缓解叙利亚的经济困境，缓和叙美关系，均有积极影响，且叙利亚撤军也并不意味着它对黎巴嫩的影响就会立刻完全消失，叙黎

¹ 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两国间的历史渊源和阿拉伯民族情结仍会继续维系。美国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而最大受益者则是以色列。由于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对黎内外政策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在阿以和平进程中,叙、黎一贯采取一致立场,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总是“捆绑式”进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坚定,叙以和谈止步不前,黎以和谈也无进展,实际上,叙利亚通过黎巴嫩与以色列进行角力。中东和平进程步履艰难,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所致,阿以和平进程考验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在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不仅割断了叙以、黎以“捆绑式”和谈的绳索,打开了黎以和谈,并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道路,中东和平亮出了一线曙光,且可能迫使叙利亚在与以色列的和谈中让步,为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全面和平铺平道路。此外,美国入侵伊拉克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反对,但美国在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促进黎巴嫩民主化进程方面,却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赞同,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缓和美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有积极意义,叙美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叙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中东局势发展来看,尽管叙利亚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与美国合作,并从黎巴嫩撤军,使紧张的叙美关系得到缓和并有所改善,但未来叙美关系仍会有诸多波折,这是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叙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决定的。美国需要叙利亚在 3 个方面的合作:一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要求叙利亚继续封锁叙伊边界,严格限制反美武装人员从叙伊边界进入伊拉克,维护伊拉克的稳定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任务;二是要求叙利亚约束和限制受其支持的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武装分子,维护以色列的安全,促进巴以和平进程向前发展;三是要求叙利亚约束、限制、甚至不要支持反对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同时,促进黎以和谈,实现黎以和平。尽管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对真主党产生较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就完全放弃了对真主党的支持,叙利亚照样可以通过叙黎边界向真主党提供支持。所以叙利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进行上述 3 个方面的合作,也就是叙利亚能否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将直接影响叙美关系。当然,叙利亚会根据其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如果美国不向以色列施压,迫使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将其归还叙利亚,叙以和谈就难有突破。在叙以尚未实现和平的情况下,叙利亚还会继续巧妙地利用上述因素,间接调控叙美关系。事实上,美国在直接指责甚至威胁叙利亚的同时,也常常利用以色列调控美叙关系。例如 2003 年底叙美关系紧张之际,10 月 5 日,以色列为报复日前发生在海法一家餐厅的自杀性爆炸,以军战机凌晨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训练营地。这是自 1982 年以来以军首次袭击叙境内目标,据悉以色列的此次军事行动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支持以色列的强硬声明),实际上是美国利用以色列敲打叙利亚,给叙利亚一个强有力的警告。

尽管叙美关系仍会有诸多波折,有时甚至极度紧张,但不大可能彻底破裂,叙利亚也不会成为继伊拉克之后美国军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因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时难以脱身,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需要修复和缓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如果再贸然军事打击叙利亚,将使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处境更加困难。巴沙尔深刻理解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洞察叙利亚所处的险恶境地,吸取萨达姆的有关教训,将继续与美国进行有限合作,在合作中存在分歧,在分歧中继续合作,免遭美国军事打击的厄运;同时积极寻求加强与俄、法等大国的关系,增进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以此减小美国和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压力;充分利用和平环境,振兴经济,提升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继续发挥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和外交大国的作用,确保其国家安全利益。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are likely to plunge into Iraq deeper and deeper and unlikely to pull away in a short time will consequently

affect U. S. plans for global military deployment.

Syria– U. S.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He Zhilong

pp. 47– 52

The long cold Syria– U. S.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meliorated a lot after the Gulf War. After the Sept. 11 incident, strong disputes ov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and leadership in the anti– terror war emerged in the U. S. – waged global wars against terrorism. Syria was opposed to U.S.’ military attacks on Iraq, however offered certa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U. S. pressure. When Iraq War ended, U. S. forced Syria withdrawal from Lebanon, thus ending the “special Syria– Lebanon relations”, and putting Syria into iso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uture Syria– U. S. relations will experience fundamental disputes, as well as continued cooperation.

On the Plantation of French Laws into Black Afric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Hong yonghong & Qu Dong

pp. 59– 63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French laws were planted into Black Africa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some French laws were directly applied in French African colonies; on the other hand, France created special laws for colonies. The latter can be divided into tow kinds: those made by Central French and those made by French local colonial governments.

The plantation of French laws into Africa did not eliminate African customary laws. Therefore,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laws in French African colonies: the law of metropolitan origin, local enactments, and customary law. After independence, the French African states inherited French law, with African customary laws being applie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ons on Modernization of African Legal Culture

Xia Xinhua

pp. 64– 68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ultur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mponent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frica’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pend on and contain each other. Modernization is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s.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ulture, which includes th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cus-

tomary law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system, is an urgent issue facing all African countries. In this process, how to reveal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law, how to reasoningly understand the Sharia issue in Africa, and how to accomplish the legal unific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are real problems demanding prompt solutions.